

養修與格人

—>:0:<—
著 穀 貽 胡

版出部報書會協年青

THE ROAD TO CHARACTER

By

Y. K. Woo

PUBLISHED BY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FOR SAL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Price: Fifteen cents, per copy

序

余讀論語屢稱「其爲人也。」又曰「人而無恆。」「人而無信。」蓋吾國人格之義。權輿於孔門也。至孟子則大提倡之。其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耳。」又引成覿之說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於是又指點人格之準的。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則又表明建立人格之大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總以上諸語。作一歸結。可以見吾人在世。最要者是爲人。如何爲人。從消極方面。不可無恆。不可無信。從積極方面。則須本吾內有之仁心。以行人生當行之義路。如是卽是堯舜。吾人與堯舜。既同是人。能注意於爲人。充其量卽與堯舜無二。而且人人如此。天下太平。亦不外是。此聖賢一貫之道。亦卽儒

家修齊治平之大工作也。

孔孟何以如是之重人哉。孔子於易之說卦言之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是人者與天地並列爲三才者也。故人直立於天地之中。上配天。下配地。其爲品位也尊且貴。故其爲責任也亦重且大。張橫渠之西銘言之矣。曰「乾坤父母。茲予乃眇焉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體出於天地之塞。而人之性則出於天地之帥。故人修其性。亦可爲天地之主宰。是卽中庸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也。以此而思。人格之重。更可知矣。

明之季也。蕺山劉子創證人書院於浙東。證人者所謂證明人格者也。人格二字之名辭。出於近代。是時劉氏所提倡。則謂之曰人極。乃仿周濂溪太極圖說而作人極圖說。其後又衍爲人譜。又衍爲人譜類記。專以發明人格中

所有之種種行爲。而一範之以道德。更舉歷代先民之嘉言懿行以實之。羣山之爲此書。所以證人也。而亦深慨夫當日國事之危殆。社會之腐敗。人心之墮落。而欲以人格拯救之。挽回之。是固孔孟所同具之苦心。而二千年來一脈相傳之人學也。

基督教入中國。其重人主義。與孔孟同。青年會本基督宗旨。爲青年建立人格之提倡。其苦心亦與孔孟同。吾友胡貽穀先生用基督教眼光。編輯「人格與修養」一書。其中或著或譯共若干篇。以爲現代青年之讀物。徵序於余。余曰。今日時局之紛亂。已無以異於明季矣。惜乎人譜之爲書太舊。吾人見新書則目開。胡君之作。其爲使人目開之新人譜乎。遂謹爲之序。

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甯誨范禕書。

人格與修養

弁言

本編中所列各篇，皆係鄙人近年來之作品，曾陸續登載「青年進步」友輩中，謂其持論不鶩高深，既切實用，且有補時需，力慫愚彙成專書，以便讀者。竊念年來「人格」「人格」之呼聲，震人耳鼓，研究人格問題，而促使其實現於社會，實爲急不容緩之舉，書籍雖多，不嫌過多，況流行者尙屬寥寥乎。爰將各篇略加增刪，成此專帙，冀附於共同研究之末耳。苟能有當於萬一，實所深願也。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胡貽穀書此以弁其首。

目 錄

怎樣建立人格

精神生活和人格

人格上的死活問題

力行與人格

人格救國與社會教育

人格與修養

怎樣建立人格

理想的高尚道德是什麼，知道的人很多，人們應該遵循高尚的道德標準，建立完美的人格，能說這話的，也是到處皆是，不愁缺乏。但是要真實的培養道德完成人格，這便不是簡單易決的問題了。就外面講，環繞我們的，莫非聲色貨利名位權榮種種惑人心志的引誘；就內心論，理欲是非之爭，常使我們的心神紛擾不寧，結果主惡的勢力往往控制主善的勢力，我們跌仆的日子多，掙立的日子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樣才能培養我們的道德，建立我們的人格，這真是一個最難而最切要的問題。



不講道德，自毀人格，這原是世界各國人類的通病，但在今日的中國，這毛病實更普遍更顯著。空虛無物的人格二字，固不能得人的願盼了，而萬人唾罵的卑鄙無恥的齷齪行爲，全社會中却充滿了追腥逐臭的健將。我們天天鬧墮落人格的怪劇，一步不是一步，各國的人竟把我們看做不像是人。他們眼光中的中國商人，是善說謊言的，是善於欺騙人的；中國官吏，個個都是營私舞弊公行賄賂的；社會一般的人，個個都是寡廉鮮恥貪得無厭的。哎，可憐我們數千年來開化最早的民族，何至竟一落千丈到如此田地呢。這決不是我們智力薄弱，不能與人競勝的緣故，也決不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淵源不同，遂分軒輊。其最大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把人格的培養一件事看得太不在意。道德是迂腐之談，人格是空虛而不切實用，拿來踐踏脚下，努力去幹那能使我現在的肉體安逸

快樂的事，這就是我們的人生哲學。「培養道德」「建造人格」憑你喊破了喉嚨，也沒人來睬你。這樣做法，人格那得不日益毀壞，道德那得不日益墮落。這種因果關係，萬萬不能逃避的。那麼，我們的人格惟有滔滔日下，有什麼挽回的希望呢？

我們果止有聽憑我們的人格日墮日下，終淪於萬劫不復的滅亡，毫無自拔的餘地麼？那也未必。我以為要挽救人格，並非難事，其入手第一步辦法，就是在糾正我們向有的錯誤觀念，根本改造我們的人生哲學。可是這件事不是空言所能奏效的。我們要打算改變人們的趨向，第一須叫他們確實領會我們所主張的事情裏頭，含有極充足的理由。我們倘能使人覺悟他們從前所作所為，都是錯誤有害，他們自然心悅誠服的圖謀改革自己，去應合那新發見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了。

大多數的人舊有的觀念，以爲人生的最後實在是物質的，人生的最高幸福是形體上的享樂。即使有人在理想的言論中，不承認此說，但就他們實際的行爲看來，總不能逃出這個結論。原來觀念的是否確實，是以事實上的行爲爲標準，不是空說話或空理想所能冒牌的。人們既以現世物質的享用爲生活的目標，自易產生自私自利的行爲，並且漸漸的必至非官覺所歡喜的，肉欲所愛慕的，什麼都不能引起其向往的熱誠。結果，靈妙活潑的人生，便做了，形質和物質的奴隸，終日醉生夢死，甘飲鴆毒，與人生的光明境界完全隔絕，其情可憐，其實可恥。對這一類的人，我們要大聲疾呼的警覺他，使他知道宇宙的最大實在是精神的，人生的最高意義是性靈的。試觀近代哲學的趨勢，豈不都含性靈的意義麼？柏

格森，詹姆士和意大利的近代大哲學家葛洛司 Croce 和根太雷 Gentile

等人偏重心靈和意識，果不消說了，就是蕭伯納亞歷山大 Prof. Alexander Forster 等當代的偏於唯物觀的英國大哲學家，也都覺得唯物主義是不可爲訓，精神界的大實在是不可抹煞。他們公共承認宇宙中有一個靈的實在，而大多數的人，更承認宇宙是爲精神所貫注，性靈的本體蘊藏在萬物之中，宇宙和人生的真價值和真意義，當在那較高的精神界中尋求，不當在卑下的物質界中摸索。換一句說，數百年以來所盛唱的唯物主義和自然主義，在今日已是毀頹了，今代思想界中最負盛望的，多數主張在宇宙和人生祕奧的探求中，物質觀念已不復適用。這個思想的變遷，很含重要的意義，我們不可把他輕輕忽過。我們所應爲的，就是把這思想普遍起來，使普通一般的人，都同爲這一個思想所浸潤所驅策，那末，我們社會行爲自然改觀了。人人覺悟物欲的滿足不是人生的真幸。

福性靈界中有更好更大的事實存在，那末一切卑鄙齷齪的競求損人利己的勾當，誰肯貿然從事，自取禍害呢？

就是進一步就國際間的關係而論，民族的最後命運，既不是靠權力的擴張，國家的真正安寧，既不是賴領土的推廣，那末侵略主義和外交上的陰險狠毒政策，有甚用處呢？極人民的脂膏而擴張軍備，預備戰爭，更有什麼意味呢？人類相處，無分國界，是要用善意和友愛互相扶助，完成精神的美滿世界；不是互相猜忌，互相仇恨，用強力壓倒他人以求唯我獨尊的。因為機械的物質的以及一切形體界中的獲得，都不能叫一民族或一國家得到什麼實益。唉，我們不要想單只個人的不正當的思想行為要毀損人格，那國際間的弱肉強食不講公理不顧人道的強盜行為，尤其是毀壞人格的利器。所以一國的人，在國境範圍內，無論顯得怎樣文

明，怎樣有道德，倘他對待他國和他國人民，不是像他對待自國人民和他的私人生活一樣，他還是沒有道德，一樣是人格的大罪人。我們要人格和道德是富有社會性的；從來沒有只顧自己不顧他人而能成立道德和人格的。所以只知愛自己的國，不知愛他人的國，決不能成立國家的道德和人格。但是關於維繫個人道德和個人人格的事，社會上尚有若干法律的制裁，理想的標的，勉強人就範，獨至一涉乎國際關係，就如入了一個非人類的範疇，可以絲毫不受道德法律的繩墨。這就是促使世界各國凌亂破產的真正原因。能超越物質的或經濟的利害，而集中注意於人生，固是精神事業中的一大成功；能打破狹隘的個人觀念或自私習慣，而不辭勞苦的進為與人類社會有裨益的生活，不以國界為範圍，更是精神事業的有力表證，與完成個人人格和國家人格都有密切的關係。

假使我們在這關頭顯有乖戾的態度，反常的行爲，小之滅毀自己的人格，其關係尙小，大之妨礙國家社會大人格的實現，這實是罪大惡極，人人共得而誅之。

人們對於人格，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爲天生蒸民，便連帶賦以十足之人格。其實人格是要人自己造成，自幼至老，由漸長大，直至完成。人在受生之初，所賦有的不過是具體而微的種子。這種子倘我們不是將護培養，使他有正則的和充分的發達，或竟使他殘毀了，腐爛了，我們就算是虛生了一世，還不如沒有做人的好。所以人格的有無，在現世他足爲判別人禽的標準，在將來他包含永存永滅的關鍵。讀我這文的，自以爲自己的人格已長成了麼？自以爲自身存心行事，能對己對人都無愧怎？麼？我們且莫自恕不像某某政客那樣不顧廉恥，某某奸商那樣喪盡天良。

要曉得道德上的缺失有隱顯的區別；所謂犯罪作惡的人，未必盡在獄中，也未盡爲社會所唾罵。罪惡的流毒，在人生中無所不包；有屬舌的，有屬手的，有屬良知的，有屬理性的，有屬感情的，有屬意志的；有屬積極的，有屬消極的；有屬過分的，有屬不及的——總之，以人生組織的複雜，我們沒有一處沒有一事，可以完全脫離過失的沾染。社會上儘管有極體面的人，或譽望極好的人，但他們真正的人格，是不是完好無損，誰也不能爲他們作担保。老實說一句，我們無論是誰，我們的人格，就嚴格而論，都有缺憾，所差的不過程度有高下，病勢有輕重。我們既同走在這足召滅亡的危險路上，我們除了大家警覺，大家着急，講求個挽救厄運的方法，還有什麼別的事可作呢？這件事是與人人都有極密切的利害關係，與尋常泛泛的問題大不相同，我們切莫把他看得很淡然的。

以上所說的不免枝蔓了，請讀者原諒。如今請回到怎樣建立人格的本題。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培養道德的第一步，是在改正人們的誤謬觀念，和不正当的人生哲學，又略略提到道德的成立，必含有社會性，持獨善其身主義或狹隘的愛國主義，而希望建成高尚人格，無異南轅而北轍。這是立志要自建人格的所當注意的。但我們要發達我們的人格，須得自懸一個向之趨赴的標準，否則不免沒有用力處。而這個標準，往往是一種抽象的主義，如忠呀義呀之類。對於這樣的主義，我們能不能持獨修之功而達到人格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該問這主義是不是社會所公認爲是的，是不是與社會有利害關係的？次之，該問這主義的價值，是不是有賴於人格化和社會化，還是能脫離社會而獨自存在呢？倘我們作這樣的觀察，便很容易見到人格的建立，無論用什麼當標準，終是

超越個人而含有社會意義的」

說得更明瞭些，要實現高尙的人格，不可不以高尙人格爲理想的目標，自己陶冶，自己鍛鍊，這樣久而久之，自然與理想的高尙人格同化了。

但我們崇拜理想的高尙人格，當然是爲受主義的激刺而致其崇拜。那麼，我們該適用凡能使我們的主義理想化的種種方法以輔成我們求達高尙人格的努力。換一句說，我們崇戴主義，應當視爲是絕對的，如崇戴真、美、善一樣。否則艱阻當前，便易灰心，苦難臨身，難免却步，要想百折不撓，終底於成，是很沒有希望的。

這樣爲高尙人格奮鬥，開頭時最關重要的，就是選擇工夫。莫說善惡是非之間，路線縱橫密布，容易走入歧途，就是衆善衆惡之間，也有千頭萬緒，不易辨別。善的本體既有大小剛柔的不同，而時代的觀念，環境的

影響，心理的反感，又都能使善之爲善，改變色相。在這樣複雜靡定的萬象中，毅然決定選擇何事，這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唉，選擇將斷定我們一生的命運，我們那得不戰戰兢兢的來對付呢？我們對於別的事或可持觀望態度，獨對於是非善惡，實沒有中立的餘地。詹姆生論勢不兩立的人生生活態度道：『我們要對於某事的「是」表示懷疑，便是繼續假定其爲「不是」而行動。例如不信室內溫度之低，就要把窗戶打開，爐火熄滅；不信某人的可靠，決不將自己隱祕輕爲宣洩；不信房屋保險的必要，就不去保險……可見人生裏頭常有特別的境界，在這境界中，停止活動，就是別一種境界中的活動。所以不加贊成，就是實際的反對；真正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我們在是非的抉擇中也是如此。

以人類智力之高，力量之大，倘其選擇得當，使世界改觀，算什麼難事？

可惜選擇得當的千不得！在秋高氣爽，晴空清朗無纖翳的日子，名都大城人煙稠密處，高度在五百丈以上的天空中，有時發現翱翔飛舞的怪物；斑斕一點，與蔚藍的天空相耀映，原來是一個飛艇。忽見白光一縷，自飛艇的尾端射出，艇身蜿蜒曲折，向前進行，白烟繚繞，儼然成一字形，不久又成數字，聯成語句，鮮明顯豁，無異懸空之天書，環而觀者，一時數十百萬人。試問空中的字句說些什麼？原來不過是香煙公司的一種廣告！

唉，飛行家的神通，巧奪造化，而竟這樣用法！他的智術和技能果然高妙絕倫，而他所求達的目的，竟這樣的卑卑不足道。但我們且不要想這是例外的事。世間大多數的人，偏偏揀選那無價值的有害的事去做，豈不都是這樣呢？他們的智力，雖有大小高下的不同，但他們竭智盡巧的選擇危害人格的事去幹，却是一樣的。哎，可惜呀，可惜。

我們爲人格奮鬥，一面須克除道德上的許多缺陷，一面又須於動靜云爲上，處處選擇得當，無所貽誤，這事用什麼方法才能做到確有實效的地步呢？對於這一問題，宗教中的人往往涉想到抽象的神學和玄妙的靈感；而另有一等理想家，却止知高懸一個美滿人生的理想而已——這些都是很正當很需要的，但他們怎能使我們真正達到像耶穌基督那樣的完美人格，我們仍迷迷糊糊講不出其所以然。在這當兒，虧得有心理學的新發見，可以給我們一條光明的出路。按心理學原理，人生所彰顯的善和惡，樣樣都有他物質的基礎。腦爲人生各種表現之中樞，無論善或惡，都由他裏頭發源。作惡犯罪的人生，他的腦神經的組織，其感應有一定的條理；凡有所感於外，心靈中無數慣熟的活動，必隨而激起，如醜惡的記憶，邪蕩的想像，污穢的嗜好，鄙陋的俗念等等，順着司外達的神經的

熟門路而表現爲行爲。德高行潔的人生，他腦神經的組織，其感應也有一定的法則：凡有所感於外，內心便有許多反應，闢成路徑，如清潔的記憶，高尚的願望，純美的想像，光明的決斷和意志等等，俱有上達的趨勢。所以內發號令，外卽如響斯應而表現爲行爲。這件事裏頭包含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人們有意行爲，每一個行爲，無論善的惡的，必把實現這行爲的道路磨得更光潤些，更流通些，使類似的行爲將來更容易發現。我們的生活倘使與善敵抗，那末每生活一天，就好比情情願願的用自己的精血和筋骨，去供養那桎梏我們身心的物質的基礎，使我們淪爲肉慾的奴隸，不復有絲毫道德的人格。唉！這樣的引虎傷身，作繭自縛，才真是凶險可怕呢！

從反面說來，道德的成立，高尚人格的實現，也同此理。這是科學根

據實證而下的結論，不能有什麼差池的。人們的行爲無論善的惡的，都可追溯至腦神經的中樞而定其來源。至於腦神經的構成，又與肌肉的構成律適相符合。我們每次運用肌肉，我們就把肌肉的力量增強，致效的能率加大。我們每次激起或運用一種感情或思慮，無論是崇高的或卑陋的，我們就增強我們的腦神經，更由這腦神經發爲感情思想或活動。要是我們常住在高尚思想的界域中，我們就因暗示律的作用而使腦神經增強，發爲高尚的行爲。反之，倘我們多往來於穢濁不潔的思想中，我們便把發現不道德行爲的腦神經增強，自然成爲不道德的人。於此我們須記得一極重要的事，就是我們運用某種思想，某種思想就有一種暗示力，一面使性質不同的某腦神經的活動減殺，一面使同類的某腦神經的活動激劇增盛。所以道德和人格，不是真難達到，只須我們決心去

尋求便得。可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爲爲君子或爲小人，可在頃刻之間成功，罪惡生涯積久至數年或數十年，一旦革面洗心，便能煥然成一絕對的新人。這種思想是近於小說而非事實的，屬於宗教理論而非宗教經驗，不可爲訓的。道德和人格的造成，是由漸長進，與一般有大價值的東西相同。不錯，一個極惡極不堪的人，可以在俄頃倏忽之間改心易慮，回頭對新方向進行，但這不過是一個自新的起點。要真正成功一個新人，仍須「紮硬寨，打死仗」，下積日累月的結實功夫，非此不可。歷史上著名的罪大惡極的酒徒而成爲社會明星的高河 J. P. FOUNTAIN，論他的人，每易想他的一朝改心，便成正果，但他自己却明說他的酒癖時常作祟，與他爲難；他與酒癖奮鬥，差不多至死沒有停止。原來凡人存心行事，在腦神經中留下印象，過時自會重複發現，非至這腦神經痿廢，印象消滅，他的根苗

常潛伏着，觸機就要爆發的。像高河這類的人，竟至終身不能將他的惡癖完全洗除；習慣的力量如此厲害，思之真可寒心。

這麼看來，要成立道德的生活是沒有捷徑的。我們今日決心爲善，不肯淪沒自己的人格，倘我們是完全誠意的，我們的新生命已肇始了；但這不過是個開端。我們要變化品性，成爲尙的人格高，這樣的事談何容易，須畢生用力，不可放鬆，不可停頓，方有水到渠成的一日。若稍存徼倖，或求速效的心，事情就壞了。我們的惡習慣是根深蒂固麼？我們便當加倍用力培養新的良習慣，使惡習慣所由來的腦成經久廢不用，漸歸麻木，一面大用特用產生良習慣的腦神經，因以造成善德和人格，那麼我們自然有撥雲見日漸臻光明的日子。須知道道德的發展，和心智發展的原理是一樣的。我們倘使真想爲自己造人格，止須在思想中供給正當的

暗示材料；凡我們自願在我們的人生中實現的美德，我們把他繼續不斷的拿來栽種在我們的腦筋裏，事體就成功了。因為高尚正當的思想，高尚正當的願望，高尚正當的決志，只要我們誠心實意的由勉強而堅持而猛進，美德所從出人格所由來的腦神經，沒有不會變成強健有力。而另一方面，對於種種惡德從而發源的腦神經，倘我們取拋棄主義，不去睬他，不去用他，他的勢力自然一天弱小一天，久之必不能再興妖作怪以摧毀我們的人格了。

說到這裏，我們該腳踏實地的想想，當從何處做起呢。我以為第一我們該澈底了解我們所要成功的究竟是什麼。第二我們內心中的魑魅罔兩，行爲上的奸盜邪淫，應和盤托出，痛心悔改。第三我們該嚴自省問，是否對得住自己，對得住人，對得住上帝，是否事事絕對誠實，毫沒有虛

誕偽飾？須知道德和人格不是有什麼非常的來源，他的產地就是人們尋常日用的動靜云爲。說得具體些，組成高尚人格的要素，不外是清潔，光明，忠勇，誠實，大公無我，犧牲愛人。要是我們在那些事上嚴刻自責，絲毫不肯寬假，他的結果便是高尚人格的實現。但我們若有一事不檢點，一念不純正，毀壞人格的危機就隱伏了，所以不可不慎。說得更清切些，我們自今日起，應該嚴自省問自身行爲中，何事最爲毀損人格的蠹賊，便當下大決心，忍大痛苦，鋤而去之。我的思想，願欲，嗜好，以及一切說話行爲，果有危害道德戕賊人格的趨勢，速速改易方向，在腦神經中另關美好的道路，時刻提防，時刻努力，等到習練既熟，高尚人格的成立，就差不多。警方說我們的大患是歡喜說謊造謠，或言過其實，或趨向不誠的別種毛病，我們就該特立一個與這適相反背的標準，時刻提醒自己說：『我

知道我無論在何處，無論對於何事，都當說絕對真實的話，就是游移吞吐的腔調，也必絕對拒絕，一切說話，必求其代表十足的誠實，必求其對己對人無絲毫的愧怍。』這樣一天一天把這標準高懸心中，並向着他步趨，日夜不輟，就有循環不絕的暗示作用，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活動，由漸進行，終使我們達到欲達的目的。推至別種習慣，也都是這樣。總之沒有一惡我們不能革除，沒有一善我們不能成立。所最難的就是開始的實行，就是我們的開始打破毀壞人格的惡習慣，建造成立道德的良習慣。所以我們倘有需要人格的大覺悟，當先立下強固的意志，更持以忠勤恆忍，不求標榜，不思利用，最後的成功是可操左券的。這就是心理學中的定律，也就是上帝爲人製定的建立人格的定律。至於社會上所有各種造就人格的機關，我們自當多與聯絡，所有各種輔成道德的事業，我們自該

盡力担任，庶幾在耳濡目染之中，賴潛移默化之力，大大的增強善德的腦神經的實力，而助令我們完成高尚的人格。我們這樣自己努力，由自身而推及他人，使一社會一國家乃至全世界，都成爲人格化，那麼，萬惡的社會自歸消滅，而天國真臨到人間了。

你說這一切的話都是道學家的老套語，聽着不免迂腐陳舊麼？不錯，果真是的，但套語不套語，陳舊不陳舊，都不打緊，只要他能產生實效。須知今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時髦的新名詞，不切實用的口頭禪，而適爲這類「陳舊」的道理。但是他是否產生實效，結底還是在乎我們自己要不要。我們生在這世上，我們的主要事工，不是求得富貴，也不是求得權位；不是享人間的安樂，也不是博一時的名譽。這許多倫能照道理獲得，固沒有什麼不可，可是我們切不要忘了他們不過是人生問題的枝葉，不

是人生問題的根本，是人生的附屬品，而不是人生的真目的。我們生存斯世的大目的，是要發展一個偉大的性靈，是要建造一個完全的人格，並且使人類社會都同化了，有永久存在的價值。

附錄造就人格的條件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中，美國「國民道德教育會」懸獎徵文，題目是「造就人格的條件」，獎金定為五千美幣，由一位大商家担任贈與。應徵的人數定為七十人，由各州教育界中選擇，每州最少有一人，不是大學校校長，便是教育界中有名望的人。這七十人大家都先向公衆探取意見，仔細斟酌過，方纔動手作文。各文作成之後，由三大名家用一年多的工夫評定甲乙，結果七十篇中，當選的有五十二篇。這篇就是五十二篇當中的一篇，和本題很有關聯之處，特為附錄如下。

人格與修養 怎樣建立人格

一國的人民，人人想做一個有用的國民，那末他的國家定見興盛，而且可以增進世界全人類的幸福。青年男女要想做一個健全和有用的國民嗎？請遵守下面所說的條件

第一、自制。什麼叫自制，就是我心自做主宰，不受一時的情感所牽動。人們事事能夠自行做主，將來為國家做事，纔有成功的把握。

一、出言要謹慎，所有卑鄙可恥的話，一概不說。

二、保養和氣，別人倘有開罪於我的地方，饒恕他。

三、制止情慾，不因一時的激刺，敗壞高尚的目的和偉大的事業。

第二、自信。愚人多自恃，但自信卻為成功的要素。

一、向有才幹有經驗的人請教，原是好事，但自己應當有思想考察和選擇的工夫

二、勿怕人譏誚，當做的事，若沒有人幫助，也當盡力去做。

第三、自修。能爲自己建設的，就能夠爲國家建設。

一、革除一切有害的惡習慣，一面要造成有益的好習慣。

二、時常保持清潔的思想和神聖的品格。

三、從適宜的飲食、睡眠、運動當中，保守完全的健康。

四、求高深的學問，效法世界上能爲自己爲國家建設的人。

第四、真誠。沒有信的人必定有害於國家，一國的能力和事業，全

靠賴國民間的共同信用。

一、不說欺人的言語，不作欺人的行爲。

二、不犯故意的過失。

三、未經他人的許可，不輕取他人的物件。

四、不因自己的快樂和便利而失信用。偶然有錯誤，便自認過失，并盡力補救因錯誤而受的損失。

五、用真誠的言語和行爲，感動他人，使他人受感動而互相信任。

第五、遊戲。正當的遊戲可以操練身體，增長氣力，這就是預備自己將來爲國家出力的地步。

一、遊戲的時節應當出力，也應當公正勿欺詐。遊戲如不肯出力或欺人，那末輸的既然沒有遊戲的樂趣，贏的亦失卻他自己的尊榮，這場遊戲便全沒有價值，而且容易發生惡感。

二、遊戲的時候對於敵手也當常常用禮貌相待。

三、團體遊戲的時候，不當爲自己的榮譽出力，要當爲本團得遊戲的樂趣而出力。

四、遊戲時若不能夠作慷慨的得勝者，也應當作不生怨望的失敗者。
五、遊戲是爲增長生命，不可用生命作遊戲的犧牲。

第六、盡責。懶惰的人，祇曉得靠賴他人，這種人容易使全國生活艱難，貽害國家和社會很大。

一、應當時時尋求什麼事是我分內應當做的事體。

二、這事應當我負責任的，不論難易，都要盡力去做，不可存規避的心。
第七、辦事。國家的幸福，和事業的進步，全靠賴一般會辦事的人。

一、當高興作我應當作的事。

二、不必想件件事勝過他人，祇要現在新辦的事勝過自己從前所辦的。

三、凡事如未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不當自以爲滿足。

四、無論什麼事當用正當的目的，和適當的方法去做。這事本是衆人不贊成的，但我若用正當的目的，和適當的方法去做，也可得衆人的贊助。

五、極細微的事，也不可忽略。一釘是極小的，但製不好，也可以害人。

六、光陰好像學校裏的教師，也常常考驗人的工作，所以做事要勤。

七、一件事祇要自己能夠盡力去做，不要管他人做到什麼地步，得到什麼報酬，若因他人做得好，得到豐富的報酬，便生妒忌的心，或因他人做不好，得不到報酬，便生驕傲心，這就容易敗壞人的事業。

第八、同工。要把國家興盛起來，國民必須有同工合作的精神，因為偉大的事業都由於大家同心協力纔能成功的。

一、要和他人同工合作，但不可存依賴的心。

二、除却自己本分以外，要極力幫助同事的人。

三、和人合作。要面現笑容，不可憂悶，若終日憂悶，容易使同事的人喪氣，他的工作，必定失敗。

四、要犧牲一切，尋求公義，並要表現公義在同事的心中。

第九、和愛。怨毒容易傷人，和愛是人類共同生活的要件。

一、無論什麼人，不問他是什麼種族，什麼國度，居什麼地位，和對於我的態度怎麼樣，我總要一律用好意相待。

二、言語要和氣，傷感情祇在於一句說話，和人修好也祇在於一句說話。

三、態度要溫順，要自能制止暴躁的性情，凡事歡喜幫助人。

第十、忠心。忠心就是對於和我一生有關係的人給以恆久真誠

和盡量的幫助。

一、對於家庭當服從父母或長輩的命令，盡力謀一家的快樂和安適，並助進家中人的知識和品性。

二、對於學校當遵守學校裏的規矩，並引領同學大家遵守，使學校能夠慢慢地發達起來。

三、對於自己的國家，當不顧生命，設法救國家脫離危險，而入於平安完善的境地。

四、當極力助本國對於世界人類的貢獻，使世界全人類統有普遍發達增進幸福的好機會。

以上十條若能夠一件一件的履行，必成爲一個完全的人。有這樣完全的人，纔有完全的人類組織，吾人應當怎樣勉勵呢？

精神生活和人格

兩年前到美國去，那時中國在政局上，南北政府相持不下，誰也沒有力量控制誰；奉直和長江西南各系的軍人，彼此拚命的擴張勢力，攘奪政權，情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在社會經濟一方，則舉國若狂的交易所投機事業，正在搖搖欲倒，人人心中都有危機猝臨的恐慌。在那時候，美國人問中國政治社會狀況，還能厚着臉皮說：這不過是大改革中過渡的現象，那些禍國害民的官僚武人，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脚色，就是國內小有戰事，社會秩序小有紊亂，也是極暫時的，不久雲收雨散，偉大的中華民國，將如日輪之初升，爲全世界人類造幸福。當時在旁窺伺我們說話的人，雖百般的揶揄，不是說我們癡人說夢，便是笑我們大言欺人，但我們說這話的時候，却多少有幾分自信心，以爲中國目前的現象雖不好，倘使各友邦取

完全不干涉主義，再過一二年，必有較好的氣象。如今已過了二個年頭了，中國究怎樣竟了？倘使今日再往美國去，怕不能再如前二年那樣說好聽的話了！唉，身爲中國人而不能爲中國說好話，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啊！你問中國要她變好，缺少什麼東西麼？那缺少的東西正多哩，簡直是無從說起了。雖然這樣說，我們倘在她性質不同的繁殊的需要中，用冷靜的頭腦仔細考究，便可發見她一種殊途同歸的根本需要——崇高偉大的人格。所謂政治哩，財政哩，法律哩，教育哩，實業哩……全是從一個源頭出來的東西。這源頭弄壞了，無論什麼都不會有好結果。所以中國的毛病，雖是紛如亂絲，舉不勝舉，但若探其根本，却也很簡單的，止有人格破壞和人格墮落的一點。近日報載某當局答復教育界和學生界請求培養人才爲國家謀建設說：『國家現時培養諸君到高等學校，人才已

足。試觀當時日本維新時代，人才不及現時我國，又觀吾國歷史之偉人，才能亦未必及諸君，他又何嘗不能建國。總之，今日中國人才有餘，特視其肯爲國家社會服務否耳。」這話雖似滑稽，其實真是一針見血，並且裏面還包藏着無限的感慨呢。

國民人格高尚，是國家強固的基礎，這是人人都能首肯的。用什麼方法建造高尚偉大的人格，這個問題就不是簡單易決了。但是就中國已往歷史和現代生活的比較上看來，我們很可以得到一種確信，就是健全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偉大人格的重要原素。我們常聽人說經濟和教育是國家所不可少的；科學知識和辦事經驗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利器；歷史上有價值的遺傳和健身的良好習慣，是幫助國家前進的工具，這都不錯的。但是已經得到這些的西方各國，如今天在那裏演戕賊國家生

機危害人類幸福的慘劇，天天在那裏發西方文化破產的警報。在這時節，西方文化的人們，不免想不如用東方文化來救西方文化的弊病。因為西方文化是物質的，東方文化是精神的。我們做中國人的，也竟然居之不疑，以為我們的文化，真能挽救世界的厄運。但是我們試自省問，我們在今日之下，究竟有多少優異於西方的精神文明？換一句話，我們中國人的現代生活所實現的，是不是能補歐西各國的人所缺少的。幾千年前頭，我們的祖宗怎樣思想，怎樣生活，雖足為我們作子孫的光榮，但是倘我們作子孫的不自已實現這種思想和生活，莫說不能補救他人的缺失，就是自己的性命也怕保不住了。我們和西方物質文明相接觸，年代尚不甚久，但我們已變成物質化的人民，並且還要變本加厲的為物質主義加添許多奇奇怪怪的罪惡。物質文明是崇尚科學機械工業製造，也

是講究法律政治和自由平等原理。我們看見了這些，又驚奇，又羨慕，自然想把他們取來給我們享受。但是大多數的人不過求得皮毛外殼，或者借此來滿足滿足他們的利欲熱罷了。試看政治社會各界的人，那處不佈滿了這種卑下污濁的空氣。他們所爭求的是物質上的享受，所屬望的是現世的權利和虛名，那裏有人肯在精神界中的事理上潛心揣摩，那裏有人用力實現健全的精神生活，來提高人格，擔當社會國家的大事呢？說得真切些，大多數的人，連精神界的實在也要否認。他們在物質主義的潮流中奔競馳逐，簡直沒有想到精神生活四個字的閒工夫，要望他們做健全的正當的精神生活，涵養高尚清潔的人格，那真是緣木求魚了。原來人們和物質上的享受一經接觸，最易受他的毒化，這原是人類普遍的弱點，不過我們中國人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尤其容易失節。社

會國家可以置在腦後，朋友，體面，信義，良心，都可犧牲，只要那極狹窄極微小的我，能得到一時的利益，什麼都會做得。這種趨勢，經新學說主義的薰染，更是橫潰決裂，不可收拾。咳！我們的眼光爲什麼這樣短淺呢！人生的實際，不是在這形色界中；人生真正的享樂，不在客觀而在主觀，不在與外界利害衝突，而在與外界利害協調，這層意見，我們須趕快覺悟。這般說來，我們所最缺乏的，莫過於健全的精神生活了。並且這精神生活，我們該使他在全社會中具體化和普遍化，叫人人都能從這裏頭建造他們的人生，打幹他們的事業。因爲非此我們不能獲得有益於羣衆的高尙人格。

美國著名講師富士迪博士，有一天同他的朋友某君在家中談論性靈界的事。某君告訴他說，在某種事業上，他能獲得若干萬的金錢，在某

項交易上，他能享受如何重大的利益；又某某計劃倘能實現，他能得到怎樣榮顯的地位。說到這裏，某君忽然緊握椅子的扶手，發極嚴肅極深沉的聲音說：「我只要確實知道精神界的實在，只要真切的知道人生的超物質的意義，這一切我都不……：總之我今後一生的趨向和目的，要全以這一點爲樞紐了。」這幾句話，很能道出人們所以心術日壞，作爲日非的真相。倘我們拿我們的心理狀態來解剖，怕不都是這樣。譬如做軍閥的，他仗着槍礮的威權，軍隊的勢力，在國內橫衝直撞，禍國殃民，他以爲這是人生極得意的事，沒有他事比這更有一作的價值了。假使他性靈的眼目開了，看見他所追逐的權位名利，在精神界中無異敗絮，毫無可羨的價值，他自然會改弦更張，別求人生更有價值的事了。譬如那些興風作浪的政客，爭權奪利的議員，和一切醉心利祿的羣衆，他們只知道

爲自己或和自己有關係的極小範圍中的人，求得物質上的利益，就是情理上說不過去，或事實上損人利己，也悍然不顧。假使他們迷夢打破，知道做人的真正幸福和永久價值，是在精神界，不在物質界，他們必不會這樣甘自暴棄，用那卑劣齷齪的方法，在一瞬即過的物質界中，作那表面損人實際害己的勾當了。

我們討論到這裏，就要問精神界是不是實在了？倘使精神界果真是實在的，那麼我們在精神生活上用力，才不是徒勞無功，否則還不如盡我所有的幾十年工夫，在物質的享用中濫混，現世的福分能得多少是少，橫豎「將來」是不可知的，精神界和性靈問題是渺茫的。

要知道性靈的是否實在，從人生方面觀察最爲明顯。「人生」是一件不可解釋的東西。倘我們要問「人生」的原素是什麼，他的性質和內

容怎樣，我們就走入存在的最大奧祕中去了。關於這問題，雖經無數人的討論，至今還沒有得到圓滿的結論。不過今日科學界有一個普通應用的方法，就是用那「力」的觀念（「The Energy Concept to Life」）解釋人生。

「力」之一字所包含的就是活動。凡活的東西，裏面都有這種「力」，所以他能產生效果；凡完全死的東西，無論經過多少時候，決不會使他周圍的環境，呈現什麼變象，與活的東西截然不同。這「力」——人生——就是「第一原因」，因他能創造，能運動，能變化，使今日和昨日異，明日和今日異。可是這所謂「力」的，不光是限於物質界中——如元子和電子中所蘊藏的——更有屬於精神界的思想言行，他的力量之大，正如羅素在他的「人們爲什麼爭戰？」一書中所說的：「思想的能力，究而竟之，實超過人類其他一切的能力」。發這思想有這言行的人，雖是已經過去，但是數千百

年之後，他的力量還是存在。試看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思想言行，在今日人類社會中的勢力，就是一個顯例。這種人生中所包含的精神上的力量，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更不受地位環境權勢的限制。就是我們賴以存在的軀體的健康和安甯喪失了，他的力量仍如光明的火炬，繼續前進，能使全球震動，能使歷史改觀。這一類的事，我們自身也常經歷的。比如聽人一句話，讀人一首詩，心中忽如觸電，一剎那間，彷彿靈妙光明湧現眼前。又如見人有捨身成仁的義勇行爲，自然觀感興起，登生一種從來所沒有的情感。這種都是精神界的現象，確有一種非物質的作用包藏在裏頭，憑你把氣、土、水、聲、光、熱、磁、電、浪、化合作用，種種自然現象的因子，盡數舉列出來，仍不能完全把他解釋。因爲我們的人生和我們的世界，在物質以外，另有一件東西，另有一個實在，稱他爲性靈罷，精神罷，都無

不可。我們對於他的所以然，雖不能澈底明白，但却斷然相信他確實存在，並且也確知他能產生效果，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如同無線電浪一樣。這端道理，就是我們用實驗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也得承認。

再進一步觀察，我們的生命是不是有時停止，還是如同無端的環，循環不已的繞轉呢？照近代生物學者的考察，生命的前進，不是循或上或下的曲線，也不是繞着自己轉圈兒，乃是繼續不停的循一直線向上向前。在生命裏頭有無限的生長，無限的發展，無限的變化，無限的結合；他是時時改新，時時前進。倘我們把生命分做兩部分——物質和精神——那末我們的精神生命，當然要比物質更永續不絕，更繼續前進。換一句話，我們的性靈或精神，一經存在，必不能條歸寂滅，回至從前沒有存在時的那個原狀；他既實有了，必要繼續這個實有，至於無窮。這就是我們根據生

理而獲得的永生不滅的原理。我們所能斷言的，我們的精神生命，在無限的將來中，必要戴上新的形式，繼續前進，繼續存在。至於他怎樣前進，怎樣存在，將有怎樣的形式和行動，那是屬於墳墓以後的奧祕，我們無可定斷。但有一事我們可預知的，我們現世一生所有的思想行動，是和那墳墓以後的精神生命，有極綿密的關係。歐根教授說：「這一種觀念——生命永續——就是給我們得到永生的確信的基礎。我們有這確信，所以能安心立命，確實知道自己性分中所含著的性靈份子，必得永久保留。」使徒保羅說：「凡種的是性靈，他必自性靈中收穫永生。」

我們的精神生活——性靈——該用什麼方法去保育他培養他呢？要答這問題，須得明白性靈的來源。從古以來的科學家，對於這一問題，大概分二種觀察：一種說生命（包含性靈）自由外而來的，一種說是由內發

展的。主前說的，如和達爾文同時發明天演進化的華理司 Wallace 他以為人類的高尚性才，就是構成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如愛真愛美慕義……之類，決不能由人類以前的動物界中演化出來。他以為這種性才是一種超然的東西，所以必是由超然的源泉湧現的附加物。這個理想和舊時神學家的觀念很融合。但是據近代學者的考察，此說已不能成立。主後說的如拉孔特 Joseph Le Courte 教授他以為世界演化某一階級，就發生一種特殊的化學作用，那就是特殊種性發生的起點。再過幾千萬年，最簡單的物質形式的生命，方始出現。又「幾千萬年，生命的精力一步一步的演進至較高等的形式，最後時機成熟了……自覺，自決，和理智的道德的性靈，就脫穎而出。」——這性靈雖是一件新奇神妙的東西，但仍不外乎演化而成的一最高的一種生命精力。總之，照拉孔特教授的

觀察，精神生活的來源，是自內由下向上的，不是如舊傳所說自外由上向下的。

這一個觀察，告訴我們一端重要的真理：宇宙和人生就形式上講，雖有自然和超自然的區別，但就他的根本而論，却是系屬的，一致的。所謂上帝，不是遠在高天的精靈，和人世隔絕，乃是充盈宇宙，貫徹人生；宇宙間的有形和無形，背後都隱藏着這『精力之源』。就人類說，無論什麼事，凡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份的，必是由人自己創造，而為人的性靈的放射體。說得明瞭些，人生最後的命運，都在他自己手中；他不能一面沈溺在自私自利的物質生活中，把他的精神生活廢棄不顧，一面還希望在將來的實在中，獲得良好的結果。我們的救法，就藏在我們自身裏頭。除去惡魔心，換上天使心，這類的倚靠外力的說法是靠不住的；我們的人格

是要我們自造的。精神生活是培養人格的善法，不錯，但精神生活並不是與現在生活隔絕；把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充量的發展至最高最美的一級，那就是真正的精神生活。這種修養工夫，是細針密線的教育工夫，倒不必有什麼特殊的驚人舉動，也不必遵循一定的儀文和程式，止消活潑潑地在每日做人之中，把一切動靜云爲，做到與最純潔最高尚的精神生活旨趣符合就是了。使徒保羅說得好：『性靈的果子是仁愛，和平，快樂，忍耐，柔和，良善，忠信，謙卑，和節制。』可知精神生活不是別的，不過是合理的高尚的爲人而已。我們不要丟棄了人世，空望天上的理想的樂園；人們倘不達到至善的真我，樂園是永不會實現的。

這樣的做精神生活，不是空泛的，神祕的，乃是處處和實際生活接觸，而與人類社會有密切的關係。要提高我們全中國人的人格，爲中國留

一線生機，除了這一條路，實沒有更好的方法。若說順着現社會的勢趨行事，一面放任那集中于物質主義的貪黷，奸邪，凶頑，欺僞，強暴，殘忍，卑鄙，陰險……等惡勢力橫行無阻，使盲目的人們，天天鬧那汨沒性靈的生涯，一面更把自我的人格毀滅淨盡，那麼大好的中國也就萬劫不復了。所以我的結論是：要掃除中國政治和社會間的陰霾沈沈的萬惡的瘴毒，須以建造光明偉大的高尚人格爲起點；要建造光明偉大的高尚人格，須實行溝通入天界，使人類社會實現向上的精神生活。我想人們無論怎樣愚頑，無論怎樣奸惡，自愛心總是一樣的。只要他知道那個是真正的自愛之道，他沒有不樂意遵從。今日所急要的就是有人起來做這建造人格的精神生活大宣傳，去和那敗壞人格糜爛國家的惡潮流抵抗。

我們中國人的大毛病，就是不肯把眼光放得遠大些。美國社會在

五十年前頭，固然很崇尚物質主義，但如今已漸悟到這不是個道兒，所以他們今日的社會心理，非常注意于崇高偉大的精神生活。他們的文學和美術，表面雖不免仍雜有粗俗之氣，骨底却都是要人注目精神生活中的各問題。他們覺得自然科學無論發達至何種程度，精神世界的領域總還存在，不會消滅。他們覺得物質世界所供給的安樂，無論怎樣美備，總是夾雜着煩悶，不能貫徹。再看歐洲各國的人民，他們所得的教訓既深極切，對於精神生活的覺悟，比美國有過之無不及。我們中國人爲什麼還老閉着眼睛胡撞呢？

最後，我再要鄭重申明一句，以上所說的精神生活，是與建造人格有關的，所以不能把他當作嚴格的神祕主義看待。人格這件東西，非與社會隔離所能產生的；他的存在的惟一條件，就是須和社會人羣有實在的

利益。不管你所用的是慎思明辨靜坐默契的工夫，只要你的思想裏頭含有一種爲人羣造福的能力就好。換一句話，精神生活的結晶就是偉大人格。華慈渥司 Wordsworth 論詩翁宓爾頓說：「他的性靈有如皎潔之日星，光芒四射，自在無礙。」但同時他又頌美他說：「你的日常言行，是充滿了敬虔之氣，惠愛及人，有如春風時雨；在你沒有卑微不屑爲的事。」我們要有這樣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才能把黑暗混沌的現象，全體化做光明燦爛的世界。對於惡勢力作消極的攻擊，不過是反面文章，我們應在精神生活上，腳踏實地的作建造人格的積極的事業。

就是就現實生活而論，精神生活也不容忽視。黃爾巽君有文論精神生活，頗有中肯的說話，現在節錄其一段如下：

在我們人類的生活裏面，可以分析出兩種原素來。一種是物質的生活，一種是精神的

生活。衣食住，誰也知道這是人生所不可一日缺的東西；物質對於生存上的重要，很易明瞭，可以不必去說牠。精神生活是全個生活上的重要當然和前者一樣；但是對於生命上的價值和供獻，卻要比前者高且大。所以在一個生活單元的裏面，精神生活就佔了更重要的地位。我們人類生活之所以比其他一切生物高貴，也就相差在這一點上面。倘若人們的精神生活，一旦消滅，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就同歸於盡，生趣索然矣。縱然有物質生活上豐富的供給，也終墮於苦惱煩悶的世界裏去。「一簞食一瓢飲」的顏回，他物質生活的程度，可算簡陋到極點了；然而他還能「不改其樂」，這就是因為他能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安慰，雖然物質生活少有缺乏，生命的意味，終不因之而消滅。青年的煩悶，固然是一方面受物質上的壓迫，但大多數還是缺乏精神上的安慰，於是生活呈不安寧之象。總之，要想保全你生活的美滿，生命的健全，不把你的精神生活程度提高，終於是沒有效力的。

我們還覺得這件事茫無頭緒，沒有標準可循麼？還是斤斤較量是非成敗，不是犯不該熱中而熱中，便犯不該灰心而灰心的病麼？近見黃

墨涵君論「是非與成敗」 很多扼要的話，節錄其大意如下，以供反省：

吾人苟以現社會爲生活根據，則凡關於個人人格，公共道德，不能不求一正大共通之途，

以爲人類序秩之保障，而使其享高尚和平之生活。然則是非究應從何標的確定乎？人之

恆言曰，以多數之認定爲準則。此說近是矣，然亦未當。何則？多數人假令同一利害關係

之團體，皆利令智昏，其能認彼輩之行爲爲是乎？雖稍有常識者，亦知其不然也。以鄙意揆

之，非具左列二種條例，不能判斷之：（一）普遍的。多數良心之主張。（二）文明的。多數善良行爲。

是非既可確定，而是者未必成，非者未必敗。且每每結果，實得其反：是者敗而非者成，從

古至今，不勝枚舉。此古人所以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而可爲之憤激語也。鄙

意所謂成敗則反是。（一）求諸永久而不計及目前。語曰，爭千古不爭一日，蓋千古甚長，一日

甚暫，兩相比較，一日之敗，不如千古之成。吾人當爲千古而勉力，不當爲一日而奮鬥。（二）

注重精神而不繫念物質。以主觀言，物質之享受極短，精神之娛樂甚長。以客觀言，物質之

分配有限，精神之供給無窮。比較得失，吾人當舍短而求長，去狹而圖廣。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是舍外來物質而內注於精神者也。要而言之，所行爲是者，目前雖有失敗，永久即爲成功。所行爲非者，目前雖已成功，永久必歸失敗。孔孟主張仁義，不枉道以求合，所行者是。雖當日不得行其志，而後世備極尊崇，世道人心，賴以維繫，成功之偉大，豈言語能形容哉。若操莽之流，以篡竊而得志，雖成功於一時，不旋踵而失敗，徒爲後世唾罵。至於不顧正誼，急功好利，或博一時之榮華，轉瞬與草木同腐者，更無足論矣。近來人心浮薄，鄙棄道德，競言權利；見有假官吏之名，行盜賊之實，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維不加痛絕，而反豔羨奔趨之不遑，雖宿稱名流，雅負時望者，亦在所不免。正義道喪，人格掃地，此國是所以不定，社會日趨於險惡也。若能細辯明白，不計一時物質之失敗，而謀永久精神之成功，人格之確立，則人與人相並行於娛樂無限之精神界，永無衝突之可慮，人類生活之秩序得以常保，始能言真正和平之幸福也。

人格上的死活問題

人情都是好生惡死，所以死這個字，人都不歡喜聽，不願意想；稱人爲死人，普通見解都以爲這是極不情理的。我們自以爲是活人，社會一般也承認我們是活人，彼此糊裏糊塗的，過去並不發生什麼問題。但就實際而論，世間生命十足的活人很少；大多數的人，不是沒有生完全，就是半死不活的，在那裏縲命。要知道死這個字，是一個相對的名稱；人生的死和活程度，彼此有一定的比例。照現世人類的情形而論，死氣多於活氣的人實居多數；這類人稱他爲活人，實不如稱他爲死人來得切當。

瞎子與亮眼比較，在眼能見的一方面，瞎子就像是死人。聾子與耳聰的人比較，在耳能聽的一方面，聾子就像是死人。推至人身各樣疾病，各種殘缺，都是一樣的使人做一部分的死人。圓滿的活人第一條件，就

是全身官能都須健全稱職，活潑快適，否則不能算是全活的人。

軀體方面有何虧損，足使人的活氣減少，那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人不單是一種形質的機器。他裏面更含有心才和靈識。倘使人在心才和靈識上有了缺陷，他的活氣自然也同樣減少，並且所減少的比體質方面的缺損還要多。試設想一個人完全沒有記憶，他還能算活人麼？再設想一個人完全沒有想像，那和死人有什麼分別？推至沒有愛，沒有美感，沒有樂望的人，都是這樣。這樣的人雖存活在世，無異行屍走肉，他在活人的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是很低的。

人類的生命不即是存在，此理我們須要看透。我們存活在世，常和環境相接觸，倘我們不能適用環境或享樂環境，那麼我們的存在，簡直和不存在沒有什麼大分別。歐美人民的享樂，多於我國人民的享樂，所以

他們的這種生命就比我們的豐富。可是這種享樂和生命，不盡是物質文明的結果；人們的性情和習慣，都與這事很有關係。在大海洋中航行的整日整夜的惟見水連天天連水，絲毫不見陸地踪跡，這是一件最孤寂的生涯，最厭煩的事情。但是有適用和享樂環境的性情和習慣的人，偏能在這個寂寞無聊的時會裏，想出種種消遣的方法，或運動比賽，或遊戲跳舞，非常起勁，非常快樂。那不會適用和享樂環境的人到此田地，却惟有咳聲嘆氣，什麼都不高興，什麼都不覺得有樂趣。進一步說，事務繁忙責任重大的人，倘他能設適用環境，他的態度便從容不迫，心境便優閑暇豫，西語稱之爲 *Take life easy*。這樣的人吃飯有胃口，睡眠很酣適，並且有工夫休息娛樂，充分得到人生應得的幸福，使假叫一個不會適應環境的人與他易地而處，保管處處見得苦惱不是，不但沒有工夫休息娛樂，恐

怕連吃飯也沒有滋味，睡眠也不能安適了。所以我們不能享樂環境——不管環境的順逆——就是斷定我們有多少活氣的試金石。

不多幾個月之前，美國紐約城某車站在半夜十二點鐘的時候，有一個面色慘白衣服破爛的老兒，一蹶一拐的在那裏扶牆摸壁，不一回好像站立不住了，跌倒在路旁。鐵路上的司員見了，急把他抬至旅客救濟所中去救治。救濟所中的醫生察驗老兒的狀況，說他患病很重，須得送往醫院中去療養。老兒忽硬着舌頭說：『我是一個苦老頭子，今年已六十五歲，飄流在外，沒一個親戚，也沒一個朋友。我身上本帶着美金五角，現在這五角也被人偷去了。哎，我要回塞爾維亞家中去死！』到了醫院之後，老兒又屢屢的向醫生訴述苦境，說他腰無半文。他在醫院中住了四星期，病勢竟有增無減，但他却咬緊牙關，除了愁窮外，並不講什麼別

的說話。隨後他就死了。這樣的人在醫院病故，照例由醫院賣棺成殮，發往義塚地安葬。在尙未成殮之前，病房中的看護，收拾老兒遺下的破衣破褲，要送往火坑中去焚毀，忽覺得破衣裏面硬綳綳像有什麼東西似的。翻開來一看，珍珠，寶石，自由公債票，地契，現鈔，各袋都藏滿了，估計約值美金十萬餘元。原來那老兒是一個看財童子！這事發覺後，那死老頭子的一應喪儀，自然就與衆不同，頓時很有排場；他的遠戚近親也都來了；公家也來徵收遺產承繼費了。但是這都是別人的事，與老頭子自己都沒什麼關係。

這一件事，我們讀了有什麼感想？那老頭子是個富有資產的人，可是他的富有，於他究有什麼益處？進一層想，他究竟是不是富有？富有的含義究竟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細細推考的。我們或許要罵

那老兒是絕頂的守財奴，不懂享受現成福氣的可憐蟲。但是我們須要曉得老兒不過是我們多數人具體的代表。我們試調查現社會人的心理，有快樂而無苦惱的有多少人。按現社會人的心境而論，自覺苦惱的恐怕一百人之中倒有九十九個。他們的苦惱是由於缺少物質上享用的東西麼？不是。他們物質上享用的東西都很充足，但却心靈遲鈍，不懂得怎樣享受：他們物質上的現成福氣放着不享，反而心中多愁多苦，這豈不是與那老兒一樣麼？所以但有資財而不知享用，或資財加增而享用資財的能量並不加增，這在本人實和沒有資財一樣——這樣的人就是世上的真窮人。

有人要說：『有錢不會用，真是可憐，可惜我沒有錢。我若有錢，我使用的方法正多咧。你若不信，你看我發財後有怎樣的本領就知道了！』

這話有沒有價值，稍有常識的人，都能辨別。原來我們無論處於何等境地，我們的大患，決不在缺少金錢，不能如心所好，乃在缺少正當的欲望，沒有優美的好尚。我們所有的欲望和好尚，大都是劣下的卑鄙的，你去滿足他們，止有使自己越發苦惱罷了。世上好些財力雄厚的人，有一千要想一萬，得了隴還要望蜀，無論如何，總不快足，就爲了這個緣故。你若到這類人中間去實地觀察，就可知道他們的煩惱怨恨，比那工作活命的人，不但不減，並且還要加上幾倍呢。

我們從此可得一個斷案：『人生真正的富足，是在具有圓足的享樂的能量，不在佔有享樂的東西。』世間供人享樂的東西，如恆河沙那麼多。城市鄉野山林洋海，以及天上的森羅萬象，地上的形形色色，那樣不是供人享樂的好資料。無論是誰，都有同等享受的機會，不愁匱乏。只

是具有圓足的能量，優美的好尚，能享用造化的人，却大缺特缺，不可多得。常人競求富貴名利，其實他們所要的並不是富貴名利，乃是擴大的生命。他們不知道當用什麼法兒去求得那擴大的生命，所以就如嬰孩般的專在積聚上用功夫，以為所得東西愈多，福樂便愈大。那知社會間窮死餓死的人，除自甘暴棄者外，是絕無僅有；而大多數人所有的大危險，却都包藏在奢靡二字之中。他們吃的太豐，穿的太多，住的屋子太大，應酬娛樂太繁，以致他們的真生命被逼到極狹隘的屋角裏，不能有生氣蓬勃的景象了。

我們不要做真正的活人，那也罷了；倘我們要做真正的活人，我們須把我們的真生命，安頓在一座軒敞廣大的屋宇中，寢室小間是不行的。倘我們止曉得造高大的房屋，供給肉體的享用，我們的性靈却任他幽禁

在地窖子底下，毫不管帳，我們不是喪心病狂，便是顛倒錯亂。所以我們萬萬不可專在吃的穿的和一切物質的享用上，講求奢華作樂，因為這樣做法，我們的真生命就要連棲息之所也沒有了。

要真生命富足，須使他住在廣大的屋宇中，這話究竟什麼意思？原來這屋宇不是別的，就是人生正當的嗜好，正當的興趣，正當的熱忱。我們所有的每一個正當的嗜好，正當的興趣和正當的熱忱，都是真生命所住的屋宇的一部分。所以正當的嗜好，興趣，熱忱愈多，真生命所住的屋宇就愈廣大。那麼，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怎樣圓滿，只消看我們有多少正當的樂趣就得了。我們且不愁將來，也不要專門打算怎樣延長壽命。我們現在的生命，我們究竟活了多少，這是我們所當特別注意的。換句話說，我們須考察我們自己的真生命的屋宇，究竟是大是小，究竟分有多

少部分。

我們要擴大我們的生命，完滿我們的人格，須爲生命和人格的屋宇開闢以下的十個部分。那麼，我們才算是一個真正的活人，才能做一個快樂自由的人格。

(一)美感 天地中充滿的是美，只要我們有眼睛去看見他，有耳朵去聽得他，有心去玩賞他。認識美而懂得怎樣享受美的，那好比飢餓的人得了粗魚大肉，又香又鮮，有說不出的快樂。粗魚大肉在不餓的人看來，並沒什麼希罕；美在沒有美感的人眼中，也不覺有什麼可愛。有美感的人，處處都是秀美豔麗，在在可見佳妙色相。美是人人共有的產業，誰能領會他，欣賞他，誰就是他的主人。所以世上惟有富有美感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美術裏頭的生命好比世外桃源，別有洞天。這個生命失

去了，他的損失是很大的。那麼我們都該研究美術，更該養成一種審美心，如繪畫雕刻等事，倘能得其三昧，實是人生的幸福。

(二)文學 經史子集和其他古書裏頭藏有無窮的妙蘊，可以給我們許多樂趣，許多慰安，凡愛讀的人，正是受用不盡。有人以為世上最有趣味的事，莫如看偵探小說，讀新聞紙，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讀古書的經驗與胃口，才有這種思想。老實說一句，文學家吟誦古書，他所得的濃厚的樂趣，決不是讀偵探小說或作他項事情所可比較的。可是這種愛讀古書的嗜好，有的人很少；在忙忙碌碌的現社會中，能不受外界的牽引，靜心勤讀古文學作品的，更是不可多得。但無論怎樣，這個嗜好，我們須用十二分的氣力去培養他。等到培養成功了，我們的生命就比沒有這種嗜好的人豐富許多。不過有一件事須分別清楚的：藏書富的人，在文學的

生命上，未必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人；文學的生命上強有力的不是別人，就是那愛讀藏書的人。

(三)音樂 尋常的人每日工作和休息，總有一定的時間，而在休息時最能娛情悅性的，莫如音樂。音樂能解人的愁悶，減輕人精神上的疲倦。可是不懂音樂裏面的好處的，便是極幽雅的絲竹，或音調極雄壯的歌曲，都變做平淡無奇，不見有什麼特長。這樣的人，心靈中很窮苦，音樂裏頭的極樂世界，他沒有資格登臨遨遊。雖說特殊的音樂天才，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但我們爲要增厚我們的真生命起見，至少須要培成一種才幹，能識別音樂的優劣，能欣賞音樂的美妙。若能在各種樂器中選擇一種自己所歡喜的，按時奏弄，或熟練幾種拓展胸襟的歌曲，隨時高唱低吟，怡悅天性，這更是有思想的人所應做的事。

(四)天然 野外天然的樂趣，也是人人可以享有的，但是享有這樂趣的人却極少，住在繁忙的城市中的人，更是不消說了。多數的人，不是沒有機會與天然接近，如遊覽山水，觀察天象，搜集動植物標本等事，不過他却沒有玩賞自然的性能；對於花草樹木，林泉蟲魚，他們並不在意，所以自然界中的廣大宇宙，他們竟無福消受，白白的放棄了許多幸福。他們日日與狹隘的環境和生活相周旋，自己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觸，正與那擁巨資而窮死的老兒一樣可憐。諸君試想自己處何地位，是不是在這一件事上應有所改圖麼？

(五)朋友 朋友是人生快樂的源泉，是社會組織成立的基礎。朋友的意義是快樂，他裏頭所包含的關係，多數人或許也都知曉，而結交朋友，朋友的代價，人們恐多未能完全了解。有等人歡喜交友，但是滿腔熱血，

未爲朋友體諒，或竟爲朋友所賣，於是就非常灰心，不願再要什麼朋友了。還有一等人，心胸狹窄，終日圍困在小己的瑣屑細故之中，全不想到結交朋友所能得的精神上的慰樂，所以心靈很是寂寞。但我們須要知道大凡快樂總要拿痛苦作代價，沒有痛苦爲代價的快樂，不是真的快樂。所受的痛苦愈大，由此產生的快樂亦愈大。那麼，我們結交朋友，倘使遇見小小煩惱，就灰心短氣，那豈不是阻止自己得到較大的快樂麼？至於胸襟狹隘，不從人類交際中求得那最高的友愛、同情的快樂，而自安於孤寂的生活裏，這更與豐富的生命極端抵觸，我們須時時戒防。

(六)子女 生育子女，從子女的生活遊戲中，學習兒童的心理，這是人生一樁很有趣味的事。兒童不知愁悶，我們在愁悶時，看他們的歡容笑貌，就可以轉憂爲喜；兒童誠實無僞，在我們走入迷罔的時候，見了他們

的天真爛漫，自然能發生一種良好的觀感。可是現代的人，往往有一種奇異的思想，以為生育子女非但失却自由，並且還要加重人生的重担，所以主張不要子女。這種思想於我們的真生命很有危害，因他足以妨礙我們的真快樂。存這種思想的人，見識淺陋，好似無知的愚人看搬弄石塊是有味，學習算法則頭痛一樣。他們不知道石塊中的樂趣，遠不如算術中所有的樂趣；他們所顯的心理是懶惰自私，是卑鄙齷齪，結果必使他們的真生命日形瘦削。我們應知為子女的緣故所有的種種憂慮，都是增厚我們的真生命必需的資料。我們若有子女，我們的生命就比沒有子女的增厚了許多。

(七)運動 你能運動麼？你在運動時覺得有興味麼？你能不受一切束縛，像小孩子那樣的活潑跳舞麼？倘若不能，你的真生命就減少

一部分的活氣。無論你怎樣有聲望有學問，無論你怎樣老成持重，倘你沒有遊戲運動的精神 *Spirit of fun*，你在真生命上，就有那麼一個缺欠。須知在含有運動意味的事情上逢場作戲，並不失體面，就是老年人也當保持這個心理，這才是自娛的妙法。能設這樣自娛的人，若逢患難，一刻兒就過去了，心中不會長久困苦。斯賓塞爾，羅斯福，威爾遜這一類人都喜打球，不因爲年紀老了自己退縮，就爲這個緣故。不過遊戲運動自然也有一定的限制，過與不及都是有損無益，這也是我們須記得的。

(八)日用 人生尋常日用的東西是否支配得當，我們對於這些東西是否有正當的觀念，這些都很足影響我們的心境。尋常日用的物品中最能增人快樂的就是食物，所以食物的製備法和享食法，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不過所說的食物中的快樂，是以適宜於養生爲標準，與酒肉徵

逐大不相同。約翰生說得好：「假使一個人不懂講究吃入腹中的東西，怎能望他對於別的事情有精到的別擇能力呢？」所以我們要增加我們的精神上的生命，那與我們最接近的屬物質的衣食住三件事，不可不先加注意。譬如你吃的蘋果是有香氣的，這香氣你會細細體味麼？又如你坐的椅子是溫軟可愛的，這溫軟可愛的情景你會細細賞玩麼？諸如此類，一日中不知有多少，我們都該用來增加我們身心的愉快。

(九)宗教 受新思潮影響的人，往往有以思想自由不受宗教束縛自誇的。其實這樣的自誇，好比閉着眼睛說不受光的束縛一樣愚笨。宗教能給我們許多慰安，許多樂望；宗教思想是人類最大幸福之源，是人心靈中的產業。倘使我們沉溺在物質主義的底下，拋棄宗教思想，我們的生命就非常乾枯，無論怎樣宴安逸樂，終免不了最後的悲劇。宗教思

想用在錯的地方，能使人作趨向寂滅的生涯，能釀成極大的禍害，這果然不錯，但這是出於人的誤用宗教，我們決不能因人的不是，就厭棄自己的生命，不叫享受宗教中的至美的幸福。宗教爲什麼有益於人的真生命，簡單說來，因他能使人的靈性與靈妙的上帝相通，能使人的思想登臨永久無限的界域，是生命上達的路徑。這條路要是阻塞了，我們真生命的最要生機也就斷絕了。

(十)工作 工作是多數人所不免的，但人們似乎都有不願工作的情形。其實倘使我們不得工作，我們反要覺得非常苦惱，巴不得快有工作來做我們的伴侶。工作好似我們日間常住的屋子，其中空氣清鮮，日光充足，我們在他裏頭，身心都覺爽快。那麼，不但我們必須工作的人，該爲工作而心存感謝，就是那處境富裕不必工作的，也當力求工作，否則他

的真生命就不免危險。工作是人類社會的神聖的產業，他裏面有無限的寶藏，可是這寶藏惟有實行工作的人才能享有。工作裏面或許含有艱阻冒險等事，但是人生倘使沒有艱阻和冒險，沒有憂患和快樂，沒有成功和失敗，人生就見得空洞枯寂，非但不能有振作的興味，並且要被煩慮所絆倒；這種生命便要變成痛苦的生命。

總而言之，人們的真幸福，在能獲得擴大的生命，而要獲得擴大的生命，我們須加增自己正當的願望和興趣，時時刻刻與快樂和諧的真源相連接。我們年紀大，氣力衰，都不緊要，只要我們有孩子樣的活氣，我們就是生命充實的活人。反過來說，倘我們年壯力強，而沒有濃厚的興趣和廣博的生命，我們就無異暮年垂死的人。從此可知人生死活的真區別，是在正當享樂的有無，而真生命的大小強弱，即是人們真正窮富的標準。

我們要做真正的活人麼？請快把一向把我們罩住的窟穴生涯放棄，快從廣博繁殊的正當享樂中去實現我們的擴大的真生命。

最後一句話，我們從繁殊的享樂中，求做生命充實的人，這不是但求自己做一個活人而已，乃是希望做了活人之後，能彀成就更優美的事功。世間關於人類文明進步的大事業，都須人去把他作成。把他實現。可是半死不活的人是無濟於事的。真正的大事業，須要有真正的活人纔能成功；聚一大羣半死不活的人，不如得一個真正的活人更有實用。所以我們須看清楚了，我們求做活人，並不是有什麼自私自利的意思，乃是要爲人類効最大的服務，要對世界作至美的貢獻。若是存了自私自利的心，那何異向地獄中求生命，非但不能獲得生命，並且我們所有一息尚存的活氣，不久也必失掉。這是我們求做活人的人應當切切戒防的。

力行與人格

拿破崙炙手可熱的時代，各處指斥他政策的函件，紛至沓來，苦難應付。拿氏對他書記道：『我如今給你一個月的假，這些來信，讓他積起來的好。』過了一個月，書記回來，各信已經失了時效；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差不多都給時間答復，不必再勞筆墨答復了。現在我們當前的問題，真是不可勝數。要是一個個的詳細去研究解決，那是件萬萬辦不到的事。曾有人說：對付當前一切問題的最好辦法，便是把那些大外交家，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一個個的關禁起來，處他一年的徒刑，一年之後，再把他們釋放，或者他們『紛紛聚訟』的無數問題，可以不勞他們的討論了，這話或許很含幾分真理。可惜現在自命爲摩西的實在太多；他們都以爲照着我的方法，就可以達到那理想的『烏託邦』。然而理想的『烏託

「邦」能彀達到麼？非但不能達到，恐反要鬧成那紊如亂絲的俄羅斯。迦南的福地沒有享受，那飄泊的苦，却享受的狠彀了。咳！現在所需要的，不是那假摩西，是要真摩西，要知道法律，認識紅海路徑的摩西。換一句話，不是要那些高談闊論的大學者，却要那實事求是，勞力工作，以身作則的領袖者。

侈言新時代新生活的，都以為舊道德舊制度是不合時宜的過去的東西。按他們的信條，做領袖可以不必有資格，得麵包可以不必用勞力，享幸福可以不必事工作，獲厚利可以不必下資本。要是我們處身社會之外，做一個旁觀的人，看他們怎樣的結果，那倒也未始不可。可惜這是辦不到的。正如試驗化學的弄着危險品，一旦爆裂起來，他自己呢，果然遭殃，然而旁觀的，也必同遭波及，免不了同歸於盡。

自有歷史以來，世上常有一班腦筋不清楚的人，在那裏癡心妄想！以為世界是要重生了，舊日的法律，不復能限制現代的活動了；新福音是來了，人人可以為所欲為了；一切不合於新思想的事無往而不在廢置之列了。說果然說得好，可惜他們不知道舊道德舊標準的存在，不是由于人類編訂的法律，法律還不過是外表的，而他所以存在的真緣故，乃因他是一種人類因違反天然原則而得的教訓，因避免禍患而得的經驗。

各種思想，在他初發生的時候，人們為好奇心所衝動，往往以為是再完善沒有了；其實他們都有一種毛病，就是沒有經過實地的試驗。但人類對於天然的原則，已經作了種種的試驗，終覺得沒有違反的可能。新思想一經實驗之後，往往仍要走到舊道德所根據的原理上去，不能擺脫，就是為這緣故。這種道德原理，雖顯得是平淡無奇，但是你若以為太平

淡了，以爲我的知識，可以勝過他，不把他放在眼裏，那却就有禍害了。

那熱中新思想的，常有一件不能解釋的事。就是世人接納新思潮，爲什麼那樣的遲慢，那含着革命性的發明，爲什麼不立刻受着羣衆的歡迎。請問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新思想能有實用價值，符合經濟原理的，千百中很難得一。世界羣衆在這事上都已飽嘗經驗，所以不得不審慎從事了。要是這種新思想，果有顛撲不破的價值，那麼世界羣衆雖然暫時對他冷靜，到底必要熱誠歡迎的。倘使他們略經風霜，就要枯萎，那何異細弱無用的小草，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

人類要違反道德經濟的原則，今日雖比昔日爲易。但他的結果，却比從前危險多了。譬如通入地獄的路，他的外觀，經過了一番修繕，或顯得更可愛，走着也覺得格外順利，可是他的盡頭仍然是地獄。又好比捉

野獸的機關，形式上雖有新舊的不同，但是野獸入其殼中，莫能倖免，這是新舊都是一樣的，不過新的比舊的更靈罷了。人類是富於模倣性的物動，不過人們模倣惡比模倣善容易，模倣新的比模倣舊的容易。所以關於道德罪等問題，條告誡命的效力很小，在上者的模範的效力却很大。羣衆所模倣學效的，就是那作領袖。歷代文化衰退的原因，大抵都是因領袖者失去他所以爲領袖的要素？所以羣情渙散，無所擁戴了。羣衆所希望於領袖的，就是能力强，見識高，可以供羣衆的師法。倘羣衆一旦對他失望了，無可模倣了，他們就不免進退失據，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在這時候，倘有不負責任的人用甘言來哄騙，他們自然「趨之若鶩」。然而大言不慚的人，他所應許的雖娓娓動聽，却一毫沒有實在，我們做羣衆的，對他不可不加意審慎。

家庭是領袖的發源地，是領袖的養成所。做家長的身任的艱難，和一個大商店的總經理，或一國的元首相等。十人之長，和千人之長，以及千萬人之長，他惟一的責任，就是爲人樹立模範。他既居領袖的地位，就應該忠忠實實的，盡他的責任，否則人必看輕他，不信任他。看到我國的現狀，最使人灰心的，就是做領袖的，不能貫徹他的本分，沒有維繫人心的能力。不但政治上是這樣，就是商界勞動界都是這樣。這個現像既極普遍了，於是那些理想家都來談主義，放野火了。在這時間，我們的頭腦須要特別冷靜，特別清楚，不可貿然盲從。

世界要達到健全幸福的境界，沒有別法，祇有走那顯而易見是非分明的那條人類共由的路。走這條路，用不着那些奇思妙想的超人。超人太多了，你一個主義，我一個主義，主義與主義相衝突，令人墮入五里霧

中，昏昏蒙蒙，莫知去向，有甚用處？我們不必要大政治家，大經濟家，思想玄妙之大哲學家，海闊天空之大理學家，他們在歐洲和會裏已經獻過技，把世界鬧的一團糟了。我們所要的，只是平常的，清潔的，公平的，誠實的人。與其得一個新穎的先知，何如得一個循謹的力行者。

譬如禁酒的禁令，已經規定在法律上，那麼無論你是否贊成，要是你不遵守，你就終身不用談法律。一個工廠的主人，要他工人不喝酒，自己非得戒酒不可；要他工人不欺詐，自己非得誠實不可。否則你破壞的規矩，雖只一小點，而在下的，就把全部規矩都推倒了。所以強有力者，倘爲了一己的利益，逾越一點範圍，一般沒有勢力的，也必相率效尤，非但模倣他，蕩檢踰閑的舉動，他們逾越範圍的程度，並且還要比他高得多。

人類對於天然的原則，決不能任意違反；違反天然原則必有禍，這是

歷史上見不一見的。現在全世界都鬧所謂新思潮，究竟這個新思潮是否適用，全世界的人現正伸長了頭頸，等待他實驗解決。「一與二」的答數，是四呢，還是八呢？科學好呢，道德好呢。新道德來了，舊道德可不可把他一古腦兒的投入廢紙簍中麼？其實要解決這些問題，祇消一翻歷史就得了。與其枉費工夫討論這些，不如着力去作我們當作的好事。

鄧光禹君近有一文，論「人格與主義」語頗沉痛，其中有一段說：

聲浪一天天增高，範圍一天天擴大，名色一天天加多，功用一天天顯著的，不是最時髦最漂亮的「主義」二字嗎？但是同時一天天消沉，一天天退步，為社會所弁髦，為羣衆所鄙棄的，是什麼？唉！就是「人格」二字！

怎樣叫做人格？人格就是各個人所能夠做人的要素，所以異於禽獸的品質。孟子嘗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幾希」二字，就是指「人格」而言，所以有人格的，才纔真算得是人，否則就是人面獸心。怎樣叫做主義？簡單說，「主義就是對於某項事業，某種學

說的一種確定的主張。「這種主義，不論自己創立的，或信仰他人的，皆當具一種誠心，下一番毅力。若是徒然盲目提倡，空口鼓吹，藉主義出風頭得利益，那是主義的罪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有人格，然後可以談主義，沒有人格，簡直不配談主義。可是現在呢，大家只管高談闊論，你的什麼社會主義，我的什麼平民主義，他又是什麼政府主義，層出不窮，爭訟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非毫無定論，言行絕不一致；主義越談得多，真理越見矇昧。甚至自己談一種主義，而又沒有那主義的真精神。陽奉陰違，雖然天天在那兒招搖撞騙，也不過自欺欺人罷了。這最是可恨，亦復可歎。」

近來鬧得最出勁的一種主義，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本來這種主義，是西洋近世應運而生的救時良藥，不能厚非他，所以他的勢力一天膨漲一天。中國呢，近來也受了傳染，居然勃勃蓬蓬的大吹大擂起來了。其中隨波逐流的分子，原來也就沒有懂得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不過好奇心的衝動，在那兒胡鬧。他們的人格怎樣，也問不得許多，只是鼎鼎大名號稱社會主義者的領袖諸公，他們的旗幟鮮明，衆望所歸，他們的人格，那是不能不問問的。就有某社會主義者，他的名望確是震動一時，我起初也很以為了不得。後來才大大的懷疑（中略）

最可笑的，還是以一個人可以主張個人主義，又可以主張社會主義，又可以主張無政府主義，又可以主張平民主義。簡直除去「人格」而外，其餘的通通都可以兼備於一身。這真是多材多藝呀！哈哈，主義，談何容易。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談主義好是好，只是一層，不要拿「人格」丟得太遠了。所以我的結論是：「有人格，然後可談主義，沒有人格，就不配談主義。」諸君好談主義麼，若然，就請大家先留心人格一層啊。

但是人格須以力行為代價，而世界之所以成其為世界，也非人人各就各的範圍內用力實行不為功。

馬克斯呀，李甯呀，他們的通神雖廣，請問他們事務上的才能，及得到一個普通郵船公司的店員麼？叫一個沒有實際經驗的人規定世界種種實行計劃，那斷乎是做不到的事。剛從學校裏畢業的學生，要他編訂合於實行的法律章程，辨得了麼？那些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光是使國際

發生戰爭罷了，那裏能穀使世界享和平幸福呢？向着虛無求實，際向着失敗求成功，那是「愚不可及」，我們豈可隨聲附和？

要造一個大建築物，非得有可靠的堅固大石或混凝土，做他的基礎不可。要求人類的幸福，也是要有基礎。那些大理想家的世界，是冰山的世界，沒有基礎的。基礎的可貴，不在是否新穎，而在是否可靠。我們固然當顧着世界潮流的變化，順應着進行，但社會所賴以組成的基礎，却不必時時換過，只須隨時修改，隨時增益就穀了。這樣的進行，雖顯得遲緩，然而世界上的事，本來沒有「一蹴可成」的。

現在社會上的人大部分都是窮困的；他們整天的在那裏怨命叫苦，忽聽得大理想家說他們可以馬上超脫困境，那有不十分歡迎之理。他們相信這種辦法是正當的，這是由於他們的欲望，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常

識。但是世間那有不種因就能得果的事。理想家說有妙法可使橡樹的生長，比葫蘆藤更快，這種話雖很動聽，然而那裏能見諸事實呢？賽跑獎品，定是被最快的人得去，這是人人知道的。那末現在不跑的，那裏有得獎的希望？窮困的人，能自然而然的脫離窮困之境，那是完全夢話。你若不信，強欲試驗，結果大強盜得了大財寶，果然一飛升天了，小嘍囉所得有限，一刻兒就化完，依然還是在窮困之中。要脫窮困沒有別法，惟有繼續去作那出汗生涯。那些自命爲救主的，其實止圖快私欲而已，我們切莫上他們的當。他們朋比爲奸，一時或可以爲所欲爲，然而能最後成功的究竟是少數。況且強盜的行爲，終究不能毀滅經濟的原則，我們求成功利達的人，第一要知道成功兩個字，除了勞苦血汗，沒有別的達到他的捷徑。要實現我們的人格，並實現真正良好的社會，別的都靠不住，惟有

腳踏實地，就接近的範圍內，積極努力，從實行方面做去。

人格救國與社會教育

近今的人，都知道人格這件東西，是世上最有希望而可能性最富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主張，自從各各露出破綻之後，他們的聲勢已漸漸的衰退下去；「人格救國」這句話就成了理由最充分的今人的信條。就使有人因了特別的激刺，或因有特殊的心理狀態，表面上不肯贊同，他們的心窩底裏，總有細微之聲，在那裏念阿門的。有許多學理，說着果然很可動聽，但不是實際上所辦得到的，不是有失之高深之病，就有流於空泛之弊。我們要求達目的，提倡這種學理，委實是無濟於事的。談高深學理的人，他們的識見和理想，我們自然該佩服的，不過能腳踏實地，完全履行這種學理在尋常日用的本務上，那更是人類的福星。

假使一個高唱平等自由博愛的，待家裏的人，竟沒有什麼平等自由和博愛，那還講什麼平等自由博愛呢？假使一個主張人道主義的，待他的親近僕從，竟沒有什麼人道主義，那麼高談人道主義有甚用處呢？耶穌基督說得好：『不愛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看不見的上帝呢？』談抽象的學理是一件事，照着良心履行本分又是一件事。學理不能產生人格，所以往往失敗；照着良心做平常的事，確能產生人格，所以他有無限的力量。退一步說，假定抽象的學理很有實用，我們仍須記得我們所理想的人類文化的高塔，他的尖頂無論如何高衝霄漢，總不能沒有一個卑下的基礎。並且塔造得越高，基礎的建築工程越重要；塔的高度與基礎的寬度，須得有相當的比例，那塔才得穩固。我們有了理想的高度，還得要從實際上做去。照現在社會的需要而論，沒有玄妙的理想，尚不致即召大禍，

若沒了基本的實行工夫，他的危險却非常之大。

建築基礎的工夫是什麼？要解答這問，我們只消自問有沒有照所知道的，憑着良心實行的決心？是不是相信人格能救國，實心實力的在這件事上做工夫？不光對他表示默許，或祇說着叫人好聽。如果說是的，我們自然會覺得那很平常的社會教育工夫，是非常重要的。高尚的人格是人人所當有，也是人人所能有的；但是要造就高尚的人格，須自人們所能知能行的事上用力。對未受教育的肩挑力耕者，講人類文化之極軌，既不能得着他們的同情，怎能望有良好的效果呢？一國之內，未受教育的或智識程度平常的，總是居最大多數。這最大多數的人格，倘使不能完成，促進人類文明的基礎工夫，豈不是將大有缺失麼？試看我國的一般人民的生活動作有何等的現象，大多數人的心理和見解，是何等的

程度 他們所最需要的是高深哲理的供給呢？還是平易粗淺的指導呢？ 在我們的四周圍，有種種惡風俗壞習慣，我們該用種種方法將他們改革不令他們日益滋蔓在我們四周圍有無數無人格的人，我們該用力幫助，叫他們都有健全的人格。

有一個人夜間做了一夢，彷彿覺得自己一天到晚在那裏籌謀畫策，要獲得翱翔九天的祥鳥。他預備了許多芳香撲鼻的玉液瓊漿，又修蓋了極華麗的院子；院子裏亭樹花木，應有盡有，專等天上仙子降臨。有時天上黑影一現，他心中就如火熱一般，喜得什麼似的，屏息靜氣的守候着，或馨香頂禮的禱祝着，指望這一回遂了心願罷。那知豁刺一聲，形影消沉，又望了一個空。這樣過了好幾天。他園中本來飼養着很多的家禽：鷄哩，鴨哩，鵝哩，各色都有。自從他醉心天上的珍禽以後，他就以為這些

都是賤種，非但不想到他們，連應該按時給他們食料事，都疎忽了。可憐這些「賤種」餓急了，東奔西走，找不到什麼吃食，拼命的望着他嗚嗚亂叫，他一些也不理會。不多幾時，那些「賤種」餓死了許多，「賤種」的數目當然大為減少，而天上的珍禽却還是十分渺茫。直到園中的「賤種」已死得差不多了，他心中才有了一些感悟，可是已經晚了。

好高務遠，是人們的通病，他的結果，不但得不到那高的遠的，往往連那切近平易的都給失掉。普通社會不知道什麼叫做誠實，沒有聽受犧牲主義的餘地；病弱的人吃容易消化的流質，尙須要有定量，自然不能擔當異味雜陳的筵席。所以叫行爲卑下的人去幹博愛無我的大事業，非但無益，並且有危險的。我們在內地各處所看見的家庭，豈不是滿了非人的生活？他們的居屋，豈不多是沒有清潔的空氣和充足的光亮麼？

我們在街頭巷尾，或三五聚立的人叢中所聽見的談話，有多少是健全而有價值的呢？日日聽見人拿鄙陋污穢的說話當作談助，而任其自然，時時看見人認虛偽愚妄爲體面合理，而不加指正，反大吹大擂的將人們所不能了解的玄深哲理，高唱入雲，這不單是牛頭不對馬嘴，並且也是太忍心了！

與人生的利害最有密切關係的，就是日常習慣的生活。習慣的生活假使不正當不清潔，他的結果就是使人精神上感受苦楚，軀體上多受束縛了，就是一時不覺什麼，或許反有快感，他的最後結局總是很可憐的。這種生活，除了極少數的性情乖謬，或良心汨沒的人之外，可說完全是愚昧無知的結果。大多數人受遺傳和環境的陶鑄，在那不合理的生活行爲中優遊自得，從來也沒有發過一句疑問，反以爲這是天造地設當然

的現象。我們的責任就在覺醒這樣的人，使他們發生不滿現狀的心理；一面拿健全的知識供給他們，使他們遵守簡單的衛生條例，實行普通的道德原則，人人都有必需的常識和善德。這麼做法，不見得有人會知道我們的姓名的，報紙也沒有餘幅來記載我們瑣瑣屑屑的事務。不過我們幫助一個人，就有一個人實實在在的得了益處；幫助十個人，就有十個人實實在在的得了益處；我們的工夫是腳踏實地，一點不會落空的。這就是教育社會，造就人格的根本要義。

用自言自語的方法宣傳抽象的主義，和用勞心勞力的實地方法為社會服務，確有一個不同點，這也是我們應該認清的。宣傳抽象的主義，好比立在崇高的地位上，隨意發表自己所見到的，號令於人；那是娛情的，專利的，矜飾的。實地為社會服務，却須與一般人立於同一地位，參加於

他們的苦難，去拯救他們脫離苦難。這事說來雖是平淡無奇，但是非有十二分毅力的人，一定不高興做的；就是開頭做了，也要半途而廢的。所以我們偷不是培養了十足的犧牲精神，實地爲社會服務，這句話是不容易說的。現在講空話做空文的人多，「紮硬寨，打死仗」的人少，怕不是爲了這個緣故麼！

再近一步說，要教育社會，造就人格，第一還須從教育自己，確立自己的人格始。野蠻的人不能幫助人變成文明；不道德的人不能幫助人變成道德，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就是我們一時能把自己的卑鄙齷齪藏過了，假惺惺地去教訓人，督責人，我們的假面具終有一朝脫落；那時真相畢露，就不再能取信於人了。我有一個少年朋友，他在學堂裏讀書很聰明，凡是師長的說話，他總是十分相信，十分敬重。後來他的思想日漸開

發，知識日漸增進，看見滿口仁義道德的教習，住的是碧綠的草地和蒼翠的樹蔭所包圍的洋房，所享用的一切都是非常舒服闊綽，與王府別墅，簡直沒有什麼兩樣。不但這樣，他們所盤踞的所在，周圍不許有嘈雜的聲音；他們住宅左近的草地，學生不得妄自越界行走。我那位朋友看了，心中就感受了一種異常的刺激。他從前對於教習的崇拜心，從此就一落千丈，變做鄙夷心了。他甚至想道：原來你們所作所爲，無非都是假的，無非都是爲要求達你們自己的宴安逸樂的騙局。此心一生，再有人用好言去勸慰他，他總聽不進耳朵了。我們對於知識幼稚，或毫無知識的人服務，也當刻刻戒防到這一着。因爲人們自無知識走到有知識去的時候，向來束縛他們的那愚昧的鏡铐，一旦開了，他們初嘗自由空氣的滋味，心思一定非常振奮，感覺一定非常敏銳，很容易發生反感，趨於極端。假

使我們自命負解放的責任的，顯有不正當的舉止行動，和思想習慣，我們不但不造就這些「蚩蚩者氓」的人格，反倒要把他們獲得人格的路徑阻塞了，這如何使得呢！

總而言之，今社會最大的要求，不是爲特殊階級成少數的人才，乃是要使尋常日用的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普及於大多數的人民。我們倘能使下級社會中的人不罵人，不吃煙酒，不賭博，不懶惰，這就是一件真功德。倘更進一步，使他們能講求清潔節儉，行一切當行的事，又能發現良心，不但爲自己勞力，也能爲他人勞力，那才是實實在在的改善社會，造就人格。社會上多一個有良心的人，社會的人格就提高一些，而社會文明的力量就跟着擴大了。這些都是社會教育所能產生的結果。可是人格是相互感化的產物，我們須自己有了，才能望他人也有。倘我們口是

心非，言不顧行，雖有千言萬語，盡是空話，還是閉口不講的好。

附錄王湘岑之人格救國論

人格救國這四個字，不但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實在是世界各國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的人格，固然缺陷很多；西洋號稱最文明國的國民，他們的人格，大多數也只是形式講得不錯，精神上也還差得遠哩。我老實說一句話罷，人格是要訓練的，不是靠着空講的。要使需要空講，也許三五萬句話講不清；要使需要訓練，也許三兩個字就夠用。我的人格觀最簡單，就是心和行是一致的。我知道吃飯要吃好的，穿衣要穿好的，住房子要住好的，一定作到這樣，我的身體才覺得快活。我知道作事也要作好的，一定作到這樣，我的精神才覺得快活。世界上只有精神和肉體兩樣都快活，才是真快活。到了這兩樣快活衝突的時候，我捨了肉體的快活，我捨不了精神的快活。因為肉體的快活，是屬於一剎那間的，精神的快活，是永續不斷的。

你看那富有數千萬數萬萬資本的資本家，擁有數十萬數百萬軍隊的大軍



民國十三年三月刊行

人格與修養

每冊實價一角半

撰著者 胡 貽 穀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

上海博物院路



版權

#10
476264

476264

